



# 第七章

## 生平第一次的大谎言

宝鸡初中三年，若问我学到了什么，我还真地回答不出来，因为心思实在没有花在功课上。

足以分心的事太多，例如躲警报的郊游，看枪毙人时，每次死刑犯游街前的反应都不一样，回来可以和同学们谈论很久。另外还有话剧，一出话剧总要回味好几天。但真正吸引我的是小说，这，便得要感谢张贤政。

和凤翔时一样，后几排同学是年纪大并有结了婚的，是四周乡下进城躲壮丁的当地人，前几排和最前排的女生都是外省人，外省人才和我的年龄仿佛，也才能玩到一块，这其中来往最密切的是张贤政。他算是我们同学中最幸运的一位，他爸爸好像是县政府的主任秘书，和我一样，特别爱看「闲书」，简直把学校的功课没放在心里。

我们那时看小说不是想看什么书便去找什么书来看，而是有什么书到手了便看什么书。张贤政看书奇快，来源又多，他看完之后给我看，多半时候要限制何时看完，他才好去换下一本。我们也看过鲁迅的「彷徨」和「呐喊」等，但大部份为章回小说，张恨水是民国初年的作家，他用章回小说形式写的「春明外史」我们也看过，故事中的一位记者是个麻子，且总是神经兮兮的，同事们给他绰号叫「神经麻痹」，以

上情节至今还记着，倒是后来看的「八十一梦」乃张恨水在重庆时的作品，反而印象模糊了。我们也看过一本某杂志征文比赛作品选集叫「天才梦」，据后来在台湾流行的张爱玲热中的杂文中说，那本选集的首奖「天才梦」是张爱玲写的，我的印象不深，「天才梦」中另一篇没获首奖的作品，故事印象深，但不记得标题了。再另外应是无名氏的「北极风情画」等书了，当时人们忙于抗战，无名氏的小说也算是清凉剂。

由于看了乱七八糟的小说，如今觉得我在宝鸡三年读的不是初中，而是社会大学。民国三十三年夏季，我就初中毕业了，父亲早就说过，不但要读高中，而且希望我读大学，他尝过学历不足之苦，不忍让他的独子再如此。但是快毕业时，父亲反而没提这事。

我自己磋磨考高中的事，宝鸡市没有高中，远在甘肃省的天水县有一个国立中学，离宝鸡很远，且人家什么时候招生，和一切信息均无。到西安住在舅舅家里，选择高中去考是最明智的方式，而我有信心，即使是花费舅舅的钱念高中，舅舅也出得起，且十分愿意，然则，父亲竟绝口未提舅舅二字。

现在，我深深体会到信息的重要，有人把人类懂得用火做为人类文明史的第一波，第二次是工业革命，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有「有土斯有财」，不知道需要大量资金的汇合，才能办大事情。最近大陆的领

导才公开说：「让一部份人先富有起来。」此话确否，有待商榷。第三波的人类文明大突破便是信息了，未来的社会不再以土地、资金为社会经济基础，而是知识和信息。

民国三十三年夏季，若是没有张贤政提供的信息，我可能无缘读高中，那，会怎样发展？我也不知道。

暑假后约十几天，张贤政来找我，说是要去西安考一个叫做「辅导处」的高中。我没听说过这个学校，我父亲也没听说过这个学校，但我们都相信张贤政的「信息」不会错。因而给了我盘缠，临行时，大约和我妈也商量多次，犹豫一下才把我舅舅在西安的地址写给了我，我就带着有限的一点钱和舅舅的地址，和张贤政一块买火车票去西安了。至今我理会到了当年父亲的心境，和他难以启齿的不得已，还无法让自己的心不疼不痛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当时父亲并不知道舅舅处境，以及发生在舅妈身上的悲剧，等我到了西安才知道真相。我猜想为我投考高中的事，父亲一定曾经写过信给舅舅，但直到我启程赴西安时，一定都没有收到舅舅的回信，说不定，父亲写去的信可能不止一封。

遵照父亲的指示，我们到西安后没有直接去找舅舅，而是在南大街上住进一家小旅店。西安，那时尚无兵马俑，不是无，而是尚埋在地底下。南大街上回民甚多，现在他们改称他们为伊斯兰了。回民，

汉民很容易分别，回民眼窝深、鼻梁高、胡须浓，且多半经营牛羊肉饮食业，不到西此，不知道中国的民族犹如美国的欧裔、非裔、亚裔等，是很容易分辨的。

所谓「投考高中」一事，原来出乎意料之外的简单，此，得先叙述我来才知道的「时代背景」。民国三十二年年底，抗战已经进入第六年，日本被中国战场拖得太久，在面临美军在海洋上的重大压力之前，想一举先解决中国这个「頼皮缠」，中国，炸、炸了不还手，打、打了也不正式打，只凭「游击队」放冷箭，降呢？也不降。所以想双管齐下一举解决中国问题，双管的意思是兵分两路，南路占桂林，经贵阳向重庆挺进，北路则占洛阳经潼关，向西安挺进。这次中国大撤退的惨状，到台湾后看过某位作者对南路的回忆，情况确实狼狈，也看过黑白的新闻记录片，国家地理频道有个介绍中国女人缠小脚的专题片，还 insert 一段桂林大撤退时，人、车拥塞的道中，一个缠了小脚的妇女在地上爬行的惨状。北路日本轻易地就占了洛阳，在潼关才遇到了真正的抵抗，日本军队没有得到南路的重庆和北路的西安。日军想，占了重庆和西安，中国实在等于是消失了，实际上并不是他所占的地方不够多不够大，而是他们的人力实在太有限，东三省，北平、天津、青岛、上海、长沙、广州、汉口全都被他们占了，但只能说占的只算是「样版」，一出城全是游击队的天下，游击队有一些是

向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讨便宜的，但大部份是共产党组织的，包括远至海南岛中央五指山的游击队，那时海南岛也在日本人占领中。胜利以后，美军派飞机运送国民党接收大员至各大城市受降，也一如日本军占领的情形，乡村的共产党游击队仍继续活动。

洛阳是河南省西部未被日本占领的重要城市，一下子撤退了，自然有许多公务员、学生和平民逃向西安。南边桂林的流亡学生政府怎样处置的，我不清楚，北边的则受政府重视，基本原因是陕西省北部的延安政府，也在大力吸收知识青年。我就在这个夹缝之中，获得了高中读书，且为纯粹免费的。

有人说他自己一生之中从不说谎，也许小谎不说，只说大谎也有可能，华盛顿在砍了樱桃树的小事上说了实话，谁知道他后来说了大谎没有。接着要说的是我这一辈子说的第一次大谎。

我跟张贤政按地址去见了一位张贤政父执辈的先生，姓鲁，他已预知我们两人要去，因此立即从抽屜取出两张颜色发黄的土纸，约比一张六百字的稿纸小了一圈，让我们各自在另一张白纸上写下自己的姓名、籍贯、年龄，他则照式分别填在那两张黄色纸张上。说：「收好，别弄丢了，你们到南院门的辅导处报到就成了。」我还想问要考试吗？考那几科等，张贤政拦阻我说，听鲁伯伯的话做就是了。临出门，那位鲁伯伯又叮嘱说：「如果你们带的钱够用，可以先玩两天再

去报到，西安可是比你们宝鸡热闹多了。」

出了门，我立即从张贤政手中拿过黄土纸看，上面写着：

肄业证书

学生冯鹏年北平市人，现年十七岁，肄业于本校高中部一年级，  
因故休学

特此给予证明

校长

洛阳市西宫第二中学高中部

中华民国三十三年 月 日

说来惭愧，我至今都尚未去过洛阳，也曾想去看那儿每年四、五月间盛开的牡丹，皆因无缘错失了，但却算是洛阳第二中学的高中肄业生。

既然不急着考试或报到，那第一件重要的事当然是去找我舅舅和舅妈。张贤政是安徽人，家里很少吃面食，我告诉张贤政准备下空肚子，等着吃我舅妈的饺子好了。舅妈手脚快，又喜欢做饺子，剁馅捍皮不一会就下锅了。谁知我们找到了地址，竟无人应门，打听了半天，有位邻居知道我是他们的外甥，才又继续追问其它邻居，后来了给我们一个地址，是在西大街很偏僻的一条巷子，在我的坚持下，张贤政才肯放弃西安的电影，陪着我去的。

原来是一所医院，和如今的「医院」两字的外观与内涵定全不同，是一排长长的房子，分隔成很多间，反而类似于疗养院。舅舅和舅妈的地址是其中的一个门的门牌，距离到的门牌还有好几间，我就听见舅妈的声音了：「走！走！走！还守着我干么？我又不会生孩子！」

到了房门前，门大开着，果然是舅舅和舅妈，里面是个大坑，其它，似乎什么也没。舅妈蓬头散发地，眼睛里满布红丝坐在坑上，舅舅坐在坑沿，看到我们出现，舅舅急忙站起引我们到院中，显得有点尴尬地对我说，收到我爸爸前后两封来信，可是你看……用不着说，我全懂得了。

「舅妈怎么了？」我问。

「疯了。」

「那-----那大夫怎么说？」

「没有药，现在给点安神的，一点用也没有。」

里面传来舅妈的叫声：「是大年吧？大年这么高了，大年进来，让舅妈抱抱-----」不知怎地，舅妈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凄厉，接着她又半哭半嚎地叫：「生个大胖小子，多好啊，大胖小子啊！」

我把和张贤政来西安的目的和经过，报告给他。在我的一再推拒之下，舅舅还是塞了一把钱给我，挥挥手让我们走吧。一时之间我又犯了失神的毛病，傻蠢在那儿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舅舅，尤其是舅妈，



向来是太近乎了，几乎跟我爸妈没什么两样，可是如今怎么会如此？张贤政也一定看出了我的窘态，他给我舅舅鞠了个躬，说谢谢，然后叫我也说谢谢，我像木头人般学张贤政的样子鞠躬并也说谢谢，张贤政拉着我向外走，临到大门口才想到回头看看舅舅，舅舅还站在原处，朝我们看。

我进入高中后不久，就接到来信知道舅妈去世了。

舅妈的事对我后来的阅读习惯有很大的影响，约为民国四十年初，我在空军总部图书馆借到一本朱光潜着的「变态心理学」，可能是从那本书上第一次看到佛洛伊德的名字，此后只要能到手的佛洛伊德和他的弟子荣格的书，我都会像饿汉贪食般地读完。难道说，当时为一九四四年，一位中国妇女生儿育女的压力真有那么沉重吗？此也不禁令我想到凤翔的周效栋，周效栋的亲生母亲，很可能是在她姐姐的哀求之下，才宁愿和姐姐共事一夫的吧。

民国七十九年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，先到宝鸡给我父母亲上坟，带着妹妹给我的地址和电话到北京后，见到了我舅舅再婚后所生下的表弟，不但长得像极了舅舅，而且子承父业，表弟也以开汽车为职业，总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吧。

我和张贤政到当时西安最热闹的商业区称为「南院门」，南院门好像是一个广场，三面都是高楼大厦的商业区，只有一面是大围墙围

着，大门有直挂的牌子，上面写：「战地失学青年辅导处」，进门一个大映壁写「礼义廉耻」四字。后面，就是我们要去的「学校」了。

里面的办事员穿着军服，看了我们的证件，小心地收到卷宗里，头也不抬地说：「那我就把你们编入高二吧。」并命我们去见班长，班长也是穿军服的，一见面就问：「吃了没？」我们每人拿到一个超大的馒头，到他指定的宿舍去。所谓的宿舍是一间很大的空房子，里面什么也没有，地面上铺满了麦草，墙角堆得更高，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聚在一起聊天，其它，真地什么也没有。

我和张贤政彼此相看一眼，都似乎在问，是学校吗？我拉他到角落低声地说：「看样子是被骗当兵了。」「绝不会！」张贤政立即回答：「鲁伯伯不是那样的人。」其后和房内其它人谈天，才知道这儿是临时收容所，真正的辅导处在凤翔。

约三、四天后，我们就由穿军服的班长率领，坐免费的火车，用徒步行军方式走到告别整整三年的凤翔县，再见凤翔，有一种亲切感，惜乎在虢镇的火车上未曾再见她。